

六十六和稻穗的那道銅亮

夜裡的嚨口灘外，海面暗無波光，朔風冷凜，颯聲喧天；從這廂灘裡望將出去，一眼收不盡，彷彿一層漆墨，蠶食了視角的整個宇宙。

此刻已進亥時，謝承翰和幾個排兵在這片扶著海的沙地，為了一條脫落的戰車履帶，從黃昏瞎忙到現在，堆積的暮氣早已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幾句粗口和十數條輓輓飢腸。

「他馬的，我瞧先別弄了，先回營上拿飯再做打算。」

這兩天是農曆的大潮日，隸屬國軍戰車第三團的謝承翰，奉命在嚨口海岸一帶，帶隊和青年軍的步兵師協同訓練。據說這是遠在台北的總裁的直覺。總裁推斷剛拿下廈門的匪軍趾高氣揚，幾個賊將一陣激進，搶著要吞下這塊像是盤中肉的彈丸小島。總裁於是下令部署在青年軍後方的戰車團，出動還能打的戰車，在海灘上聯合步、戰訓練。

「總裁的意圖很明顯，仗在哪裡打，咱的訓練就在哪裡。讓老共看看咱們打死不退的意志，完全明白。」謝承翰暗忖。

謝承翰是戰三連的中尉排長，排上有多輛戰車。他想的沒錯，就在肉眼可見的廈門對岸，匪軍一個巴著一個，如同一群聚集的工蟻，忙著運兵補給，蠢蠢欲動，巴不得立刻噙住這狗骨頭。

十月二十四日，謝承翰帶隊演習了整個下午，正準備喝令收隊返回位於頂堡的駐地時，編號六十六的排長座車很乾脆地拋錨了。原因無它，戰車本身極重，於沙地行駛時，借力無門，很容易就陷入沙中，更別說在沙堆裡轉彎，履帶極容易脫落。謝承翰啐了一聲，和駕駛手下車查看。

駕駛手叫齊瑞林，年紀比謝承翰稍大，官拜上士，嘴邊有個黑痣，個兒很高，約一米八六，又因身形削瘦，性格柔軟，排上的弟兄都喚他「長鳥」。

六十六果然陷進沙地中了。謝承翰叫齊瑞林猛踏油門，期望能將陷入沙中的六十六給衝上來。一陣轟鳴過後，履帶卻愈陷愈深，終將車底殼也讓沙給頂著，完全動不了了。

「你馬的這下可好，六十六鐵定是無法自救了。」謝承翰心想。

這時已漸入冥冥薄暮，謝承翰遂命另一輛編號六十五的戰車掛著拖鉤，拖也要將六十六拖上來。一闕浮光掠影，非但救不上，更把六十六的履帶給拖落了。

除了謝承翰的第一排，整個營早已返回駐地，只餘下三輛戰車，卡在沙灘和田埂間。本來，換裝履帶對戰車排和謝承翰來說，根本是小事一樁，但這一晚可邪門了，排長和駕駛手屢試不第，履帶裝好，卻一拖就掉，裝履帶、掉履帶、臉部扭曲、出言不遜、詞窮，整個戰車排掉入無限迴圈。即便換個手氣，讓六十七來使，仍以失敗告終。一整個天耗下來，原先士氣滿盈的戰一排，身子都虛了，謝承翰更是猛搖頭，彷彿想撇清乘風而來的衰運，和匪軍的惡臭。

這輛令人無言的六十六，讓謝承翰有如丈二金剛，摸不著頭腦，不得已只得先讓士兵們稍歇一會兒，由齊瑞林代班顧著，自己駕著吉普車返營，和連長報告完戰車救援的情況，一面張羅飯菜，更順道取了或許能幫助履帶攀上的登陸席返回隴口海岸。士兵們看見排長回來了，一陣歡欣。飯菜早放涼了，於是謝承翰讓士兵將戰車上的汽油爐拿下來，在沙地上挖了個洞灶，準備將飯菜熱了。

「今天真他媽六六大順啊！」謝承翰自嘲。

齊瑞林和士兵們雖然餓得不成人形了，卻還是噗嗤地笑了出來。

但沒人知道，謝承翰逗得人發笑，僅只值片晌功夫。

嬋月如詩，銀光似水，灑下兩道影翳，兩個軍官。

「團長。」歐俊宏蹲在石板階上，望著背對著他，肅立於月色下的矮矬身影。

「咋？」團長沒有回頭。

「就是這幾天了吧？」歐俊宏皺著額皮，抬眼問道。

「沒錯，據台北傳回的消息，就是這幾天。」團長說道。

「團長，您認為，如果老共真要摸上來，會從哪裡登陸？」歐俊宏問道。

「我聽聽？」團長反問，依舊背對著歐俊宏。

「嗯…我如果是老共，眼看金門島地形像只狗骨頭，東、

西地勢恢豁，腰部卻地狹，兩球只銜一柄，蜂腰處定是理想登陸點。一經截斷，我們東、西部隊無法合流，將放任老共同時向兩邊席捲而去。若真如此，實為覆水難收之境。」歐俊宏拔起一撮雜草，端詳一會兒，又漫不經心地灑在石板地上。

「有理。所以？」雖然是問句，但團長的口氣卻很堅定。

「如果我的臆測沒錯，」歐俊宏試著讓腦袋的想法和用詞同步，「當要在瓊林北岸集結重兵力，設立加強哨、壕溝，一路編防至東一點紅，最好能讓戰車團也部署在我們防線上，老共一上岸，就把他們釘死在灘上。」

「方向正確。」團長做出結論，卻語帶保留，這是什麼意思啊？歐俊宏開始狐疑了。

「團長？」歐俊宏一手捏著啤酒，一手搔了搔頭。

「我是這樣想的，夜老狐狸開作戰會議時，他的參謀、師爺們會講的話，多半和你的想法差不多，」團長雙手負在腰後，停頓了半晌，「戰略上沒問題，但就戰術上可就沒這麼容易了。如真能拿下瓊林的確勝卷在握，但就地形而言卻是易守難攻，硬要幹，恐怕先死傷大半。夜狐狸肯定會反推我們的反登陸計畫，於是，」團長緩緩抬起了頭。

「佯攻瓊林，實取金西一帶！」團長語出驚人！

「嘎！」歐俊宏一驚。

「金門島從嚨口、東西一點紅直至古寧頭一帶，海岸線平直，相比瓊林好取得多，戰線一拉長，輜重、船隻靠岸方便，陸著點又多，設立火力點也更容易些。卸貨後，船再繞回運載第二梯隊。我如果是夜老狐狸，當自大嶼、小嶼、角嶼集結船隻，傍晚過後上船，午夜趁大潮摸黑搶灘，兵分三路，分取瓊林、林厝、古寧頭，繞道合圍，定當成功。」團長說完，反而低下頭來。

「團長，假如真如您所說，我們自嚨口一帶一路往西部署防線，您看勝算有多少？」歐俊宏問道。

「我說了，戰線一長，防線就虛。聽天由命，有幾個人就打幾個人的仗；如果守不住，能逃就逃。」團長說。

「團長…我們這樣一路撤、一路逃，到底還能逃到哪裡

去？」歐俊宏語氣透露著不甘心，手裡捏著啤酒，卻遲遲未飲。

「小歐，」團長身量短小，用詞亦然：「我也不知。」

「接連丟了那麼多地方，再逃，沒路了啊。」歐俊宏低著頭，語調低得像是塌折的羽翅。

「沒路也得挺住啊！小歐，我一生戎馬，提槍橫槊，北伐、抗戰、戡亂，一路挨打，也一路挨過來，旌旗還沒折過，心也沒死過，事情總會好轉的。」團長語氣鏗鏘有力，神情肅穆。歐俊宏心想：如果團長說的都是真心話，那我就乾了這啤酒。

「團長，我們的軍隊，不是從徐蚌敗走的老兵，就是沒經驗的青年軍，雖說十萬青年十萬軍，從廣州、閩南、廈門，一接戰就敗，一敗就逃，被打得這麼窩囊，事情真的會好轉嗎？」

「小歐，與其哀嘆黑暗，不如點亮蠟燭吧！」團長緩緩地仰頭，歐俊宏注視著他的背影，看似一座曠遠的大山，如林煙繚繞，如希望權輿。

歐俊宏憶起，那年團長在廣州報社前募兵的樣子；團長那時還不是團長，他雖身長偏矮，僅僅報社大門的一半高，但一身硬皮黝骨，兼之身寬體厚，遠一望去，極為魁偉。團長身著中華民國陸軍制服，摺線清晰，銅釦燦亮，大盤帽的帽徽下方嵌著一叢稻穗，閃閃逼人。團長當時奉命於此招募人才，號召全國的青年知識份子，他目光如炬，眼神鋒利地掃射群眾，口號喊得響亮：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！消滅共匪，統一中國！團長額頭爆出的青筋，與身後的紅幕條燙著「加入國軍，成就不凡！」的金箔字樣互相輝映。團長豪邁的演出，引起報社門前一窩蜂年輕人的共鳴，各個掄拳吆喝，熱血衝腦。

「看見我頭上這軍徽了嗎？」團長當時摘下大盤帽，指著那從稻穗，「這象徵著中華民國陸軍一路建立的豐功偉業，別的軍種我不知道，但看見這個，我就能看見希望之光！」團長怒吼！

「實在是帥呆了。」歐俊宏身處當時，被團長的奔放的

愛國情懷給征服了，他無疑像個粉絲，他覺得他愛上團長了。

一縷爽風倏地吹來，歐俊宏總算將啤酒糊了一口，他抿了抿嘴，站起說道：「我想起往事，團長把我騙進來，還沒成就不凡，命就先交給您一半了。還好有這溫啤酒，讓我覺得自己還像個人，也看見了點希望，雖然只有一點點，哈哈！」

團長總算回頭了，他揚起的嘴角，就像當年昂揚在報社前的那個騙子。

「小歐，從你薪餉還只有九十五的時候，我就告訴過你，」團長眨了眨眼，「希望是個好東西。」當年那個矮軍官說。

「團長，從您頂上的頭髮還未走光的時候，我就聽過了。」當然，這話歐俊宏只敢在心裡偷偷呢喃著。

「希望是個好東西啊。」

正當準備炊飯時，後方倏地砰砰砰三聲槍響刺破闐寂，緊接著一道迅火，彷彿一條紅色火龍直搗天際，燃爆的光燦在一霎時，激紅了整個夜空。謝承翰和士兵們一驚：這不是後方警衛崗的信號彈嗎？說時遲，接連又是兩發櫻火衝出，總計三道槍鳴和前後三柱光瀑，駭滿了天幕，和戰一排士兵們愣怔的一雙雙瞳孔。

謝承翰立刻從沙地上躍起，向對岸張望，卻是黑壓壓的一片，加上海風大作，耳目俱疲。忽地大嶝、小嶝和廈門方向，響起轟悶的砲聲，在三台戰車附近炸開，煙硝刺鼻，破片橫飛。謝承翰大喝：「上車！所有人上車！」

戰一排士兵們立即甩下碗筷，紛紛閃進戰車，謝承翰正攀上車，腳都還沒伸入砲塔，第二波砲彈又已呼嘯而來，炸裂於沙灘之上。

「他馬的老共，趁漲潮想摸上來！」謝承翰咒罵。

謝承翰的猜測沒有錯，如同總裁的直覺，他依稀聽見海風夾帶的涉水聲，而且愈發愈近，雖然眼前仍是朦朧一片，但他知道，海水大漲，定是老共要搶灘了。

謝承翰趕忙摸進六十六車廂內，在極短的時間翻轉一遍

腦袋，尋思：六十六履帶掉了，是逃不了了，要不就在這裡跟他們幹了？

謝承翰搶過車內無線電，趕緊呼叫營部，除了緊急通知老共搶灘了，還向營長請示是否放棄六十六，好讓另兩輛趕緊從火線中脫身。而營部此時受令要上前線支援青年軍守備隊，但在對岸連番的失利，讓金門駐軍的士氣受到嚴重打擊，誰也認為金門是守不住的了。於是營部順水推舟，回報司令部戰車營將兵分兩路，一部於青年軍後方掩護，另派一部攻擊支隊親上火線，向匪軍登陸點展開逆襲。於是營長反而向謝承翰下令，如要放棄六十六，先利用另外兩輛掩護，把六十六的砲彈清乾淨，再到青年軍後方和營部會合。

頃刻間，謝承翰拴緊了腦門，心念一定，隨即對著疾呼：「各車注意，以六十六車為準，正朝前方海域，成排橫隊！」

甫於下午才完成操練，戰一排對於站位換防相當嫻熟，何況現下僅執行三台車的隊形變更。沒多久，戰一排以六十六為中心，一字排開，砲管劍指海際，觀音亭山在左，西山在右。

「履帶壞了，火砲可沒壞，老共定沒想到，咱們有三台戰車在這迎接他們。兄弟們記著，今天可是六六大順啊！」謝承翰對著無線電喊。

謝承翰排下的各車駕駛手、砲手、槍手窩在車廂內，聽到排長已定神，開始講起笑話，無不血脈噴張，挺直腰桿，豎耳諦聽，靜待無線電的呼令傳來。

突然間，謝承翰心念一動，彷彿嗅見了如死神豢養的，帶著疫癘而來的禽鳥捎來的惡意。

「全排正前方三百米，開他媽的！」謝承翰大喊。

六十六的砲手，綽號肥貓的呂韋霆中士早已將砲彈上膛，一觸即發，一枚高爆榴彈砰的一聲激射而出，凌空劃破長夜，呂韋霆從瞄準鏡望去，正巧砸在一艘大型機帆船，桅桿沿著船帆，燒燃成一團火球，弄得漫天星花，照亮整個海灘。

「命中敵船！」呂韋霆大叫。

「再開！繼續開他媽的！開老共他媽的窟窿！」謝承翰對著無線電嘶吼。

趁著火光迸竄，眼見岸邊鬼影幢幢，船隻點點，共軍正在強行登陸，戰一排三輛戰車，一車一管三七砲、兩挺輕機槍連續開火，朝自岸邊爬上來，如蜂屯蟻聚的匪共展開了屠殺，連後方的青年軍守備防線，也已加入了戰鬥。噠噠噠的開槍錘擊子彈、火藥槽的聲音，衝出管路、充滿節奏的火砲聲，大滅絕前，不息於耳的咒罵和哀嚎聲；生命消逝前，不，是惡鬼的靈魂死透前，脈搏逐漸淡出的顫動聲，交織成一曲來自地獄的鎮魂歌，原先靜謐的隴口已不復見。

噠！噠！噠！噠！噠！噠！噠！噠！噠！噠！

「他馬的有夠療癒。」謝承翰聽著聽著，忘情叫著。

共軍萬萬沒有想到，原先計畫趁著海水暴漲，由葉老大秘密制定的午夜奇襲，竟還沒上岸就遇上國民黨的戰車，和碉堡守備兵隊超乎敏感的反應與狙擊，難不成消息漏了？

原來六六大順的，不僅僅是戰車團；青年軍的突擊排排長，在今晚子時三刻巡查營地時，誤觸地雷，引起一聲巨響，整條防線的青年軍士兵從混沌中驚醒，以為匪共上岸了，身子紛紛涼了半截，才趕緊全副武裝，胡亂地拿了彈藥、槍砲，搶進戰壕，全體警戒備戰。此時此刻，共軍才剛渡海，而青年軍團，甚至於整個國軍，竟得利於不知是中尉排長的不幸，亦或是諷刺的好運地雷，而能提早進入戰備位置警戒，那都是後來的故事了。

「團長！您聽到了嗎？」歐俊宏豎耳一聽，忙問。

「聽到，快！返營！」

數日前，才在月下對談的團長和歐俊宏還未就寢，屬於他們的安寧時刻已告終了，他倆一聽到爆炸聲響，快馬加鞭奔回團部陣地，整裝同時，聽到無線電回報情況。

「報告團長，各營已就戰鬥位置，郭營長和蕭連長正在查明爆炸聲來源，目前無共軍上岸消息。」無線電裡回報。

「續報，在我下令解除警戒前，各營嚴加戒備。」團長試著穩住語調，用字清晰地回答。

「抄收！」無線電回答。

「團長，就是今天了嗎？」歐俊宏戴上鋼盔，額上淌著

汗，小聲問道。

「廢話！不是在等回報嗎？」團長怒斥。

團長整裝完畢，在團部裡前後踱步，守著電話和無線電，心中千頭萬緒，惴惴難安。

突然間，連續三道槍鳴割破長空，團長一驚，他心中已有底。

「快！上車！」他對著歐俊宏和門外咆哮，「駕駛兵！」

「馬的羔子，射死你們這些王八。」謝承翰呢喃著。

剛剛命中船桅的第一砲著實起了作用，想是共軍為了防水，在船的帆布上了油脂，一燃不可收拾；又槍林彈雨間，船底滿滿的彈藥箱給打穿，底火外露，加之火苗四濺，大火挾著大爆炸，一大排緊鄰的船隻，一艘接著一艘起火，看得謝承翰甚是舒暢。

「肥貓，你可立了頭功，真他媽瞎貓碰上死耗子啊！」謝承翰揶揄著他的砲手。

「報告謝排，這是勤訓精練下的結果，在俺平常落實訓練之下，這一發位於俺的計算之中。」呂韋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寸步不離瞄準鏡，他嘴邊的鬍渣微微震動，腳踩得砰砰砲彈連發。

「勤訓精練！他馬的說得好！」謝承翰哈哈大笑。

眼看摸黑搶灘的共軍，在被船上大火照亮如同白晝的夜灘上，失去夜色的掩護，如同活靶般一個一個地被機槍掃射、穿透、血崩、哀嚎，海灘上無險可守，剛搬上岸的彈藥和迫擊砲更來不及設置，就遭後方的青年團守備隊的火槍打爆，整個岸邊，共軍、子彈、火花亂竄，宛如一場烈火嘉年華。共軍唯一的突破口又被三輛戰車，不，是三輛瘋狂的戰車給堵住了去路。

謝承翰趁著火燒帆船的餘韻，下令加速掃射，戰一排和青年團的士兵們殺紅了眼，子彈一索一索地噴出，共軍屍體如等比級數增加，一具一具落海成為浮屍，七零八落地堆疊成屍潮，隨著漲潮浮沈，映著火光，眼看著海水漸漸暈染成一片緋紅，映著波光粼粼。

不久後，強韌的海風逐漸將火光吹滅，嚨口海灘又成一塊黑幕。謝承翰為了節約彈藥，下令停止射擊，戰場暫時沈寂下來。他心念一動，預判從海灘兩側，逃過火力網的殘匪可能會利用無垠的黑穿行而來，摸黑偷襲令匪軍死傷慘重的戰車，於是他趕緊下令各車槍前手持槍下車警戒。

果不其然，數名殘匪冒充守軍，帶著整束的手榴彈，意圖爆破戰車，眼尖的警衛兵當場擒下數名匪兵，將其網縛於沙地之上。

「王八蛋！」謝承翰跳下車，雙眼圓睜，緊瞅著這小隊匪兵，愈瞧愈怒，正想拔槍崩了他們時，驟然發現這幾個小子，青澀的臉容竟比自己的弟弟還要稚嫩。他不禁想起他在閩南老家的弟弟。

「年紀這麼小，該不是被強迫加入匪軍的吧？」他不忍痛下殺手，而心軟的同時，不禁赧顏汗下，因為他意識到，他剛剛竟因為擊斃了一整團這樣的年輕人而感到興奮，他羞恥地確認，自己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啊。謝承翰轉頭望向岸邊，黑壓壓的一片，但依稀能感覺到，共軍一塊塊的屍肉，隨著浪濤，載浮載沉。謝承翰的胸口感到一陣煩悶，他閉上雙眼，握著槍柄的手慢慢地垂將下來。就在此時，東一點紅和古寧頭方向突然槍聲大作！

團長由駕駛兵駕著團長座車，目標為古寧頭海岸。團長要親上火線，歐俊宏非跟著他不可。

「團長！據報，不知為何，戰車營幾輛戰車並未撤離嚨口一帶，直接跟上岸的老共幹起來了！」歐俊宏從無線電接收戰情，一面向團長報告。

「戰況如何？」

「戰車營踩在火力點上，老共一上岸就被戰車和二〇一師活逮，幾乎被殲滅，僅有少數殘匪趁黑摸向內陸，目標可能是觀音亭山高地。」歐俊宏聽到東部戰事傳捷，信心大振。

位在前座的團長聽聞，鬆了一口氣：「瞧你爽的，那天樽前月下，我是怎麼跟你說的？」

「希望是個好東西。」兩人異口同聲地說。

團長的禿頭扭過來，相視大笑。

隨著西線的交戰聲響起，謝承翰的無線電傳來戰情，金西、林厝、東一點紅海灘等地都有匪軍進犯的消息，戰二排已受令出動掃蕩匪軍，因敵前不能開燈，摸黑行駛間，於觀音亭山周遭遇阻，要求他暫遣六十五、六十七前往馳援。

謝承翰看著那群剛被他俘虜的「弟弟」們，全都是沈默的，一張張的污黑臉孔，肩上背著一條條沈重的子彈帶，身上都是血痕，心中一軟，讓排兵給他們鬆綁。

「快滾吧，不要拿武器。」他眯著雙眼，幾乎要把視線關閉，像是意圖遮蔽那些，母親曾告誡他，不可冒犯世上萬物，那些嗜血的、殺戮的，於心念上的踰矩和縱容。

謝承翰的虛無感油然而生，一點一點地聚集，形成一葦狀雲，籠罩在頭頂，「這仗到底是……」謝承翰心想：「是兩個政府、兩種思想，還是兩支軍隊的戰爭呢？亦或僅僅是兩個人的意氣之爭呢？一個國家被另一個更強、更殘暴的國家轟炸踐踏，在那個想揚刀立威的土地插上他的旗，燃起他的烽煙，宣示他的主義；這就是戰爭的意義嗎？」他強吸一口氣，只有煙塵和血腥味，轉過頭環視這片惡土，由近而遠，堆疊的屍體，遍地的黃銅彈索，枯萎的眼珠子，像是在瞪著他。這可是真實的肉搏和殺戮，是那種遠超過自己能掌握，不安定的、一觸碰就會死透的巨大衝撞啊！他愣怔地看著這一切，有種顛蕩、不知該怎麼收拾的挫屎感。

謝承翰原先是想成為建築師的，在他的老鄉，儲備了好多年的木工和泥作經驗，跟幾個老師傅搭上線，為了從他們身上學幾手，還常燒酒給他們那些老鬼喝呢。但誰能預見呢？才打完日本鬼子，又爆發內戰，連年來的戰事，讓全國陷入動員，當時年輕的謝承翰心想：「有錢人都跑了，誰還找你蓋房子呢？」他愈想愈氣，全都是老共害的，一怒之下就擲筆從戎。他很輕易地找到某個會所，就在那簽字打印，搖身一變成為軍人，還和幾個同儕在會所大嚷：「咱們窮人不怕打仗！」

國軍當時也的確需要身負特殊專長的人才，就在幾個月

前，謝承翰剛到金門報到時，由於島上東部山高岸陡，西部地勢平緩，沿海多為黃沙硬灘，利於登陸。金門作戰司令下令要在此建築防禦工事，每數十公尺敷設土堡，但當時的金門物資匱乏，只得發動當地居民捐輸窯磚、紅土等物料。後來為了在沙地構築槍前陣，苦於金門島無樹材、水泥可用，只得將民家的門板拆來借用，悉數拆光了，仍然不足。謝承翰甚至把腦筋動到古寧頭居民祖先的墓碑。那時謝承翰就和青年軍的十幾個公差，連日到山地搬運墓碑，還跟民眾簽字畫押，打了借條，保證日後反攻大陸，政府定會加倍賠償。

時值炎夏，謝承翰在金西海岸來回奔波，教導士兵如何搭築土堡、挖掘壕溝、厚實防禦強度，數日內完成了土堡二百多個、槍前陣地數十處。管戰車的還要搬墓碑、挖壕溝，跟老百姓搓圓仔湯，作揖交陪，當時青年軍的弟兄更公開戲稱他是庶務暨公關營營長，隨時提醒他軍服口袋要裝滿交際菸。

「從蓋房子變蓋土堡，這一切不都是匪共害的嗎？」謝承翰心想。

「馬的，現在可不是同情他們的時候，咱的弟兄還在別處拼命，匪共要是不過來，又怎麼會死呢？」謝承翰感嘆自己心口上一時的軟疲，強鎮心神，「第一排！六十五、六十七整裝彈藥，逕行趕赴觀音亭山，支援第二排掃蕩匪共；六十六原地駐守，清點彈藥，待營部保養組前來復原。收令！」

此時，已近拂曉時分，突然一陣啪啪啪聲擊打六十六，原來是青年軍的長官。

「戰排弟兄，我是二〇一師六〇一團的連長，我方駐守的六十六號碉堡遭老共搶了，」連長指向三點鐘方位一處黑幢，「碉堡位居要點，居高臨下，對我方極為不利，奪回與否至關重要，務必請貴排戰車支援。」

「六十六號？」謝承翰、齊瑞林、呂韋霆和戰一排的士兵們差點笑出來。

「咱們排只餘下十個人，」謝承翰說：「請指示。」

「須借重貴排戰車火力掩護，壓制老共，我方士兵趁機鑽隙搶進，以手榴彈把老共逼出掩體，打他個猝不及防。」

「老共有多少人？」

「頂多十餘人。」

「明白。六十六救六十六，六六六六大順！清楚。」

此時二〇一師重整編組一個排的兵力，謝承翰令呂韋霆調轉砲口，砲管瞄準碉堡。曙光漸透之下，砲彈和青年軍急襲部隊，蓄勢待發。

歐俊宏癱坐在壕溝裡，急促的喘著氣，肺葉像是被重機槍掃射過的土牆，空氣不斷地從那些窟窿裡給漏光了。他剛剛承了團長之命，領著幾個士兵在塹壕裡，掩護帶著一大票弟兄衝上前線的團長。古寧頭的戰況可不比灘頭海灘，沒有戰車的火力鎖定，即便青年軍已提前備戰，仍被匪軍衝出數個突破口，實在超出團長的預期。親臨戰場的團長，眼見勢頭不對，發布戰術命令後，即身先士卒，衝進一片黑壓壓的戰場，像是數千隻黑烏鴉、魍魎振翅而來，萬鬼奔騰般從四面八方合圍撲殺，和團長的部隊撞成一塊。

幾經衝擊、激突，那個矮小的背影，終於被無法以肉眼捕捉的黑箭貫穿了身體。那個他再熟悉不過的身影，正以一種詭譎、悲傷的姿勢倒下，像是具癱軟、被急抽了真空的娃娃。

歐俊宏非常篤定，他目睹的這景象，僅短短的幾秒間，時間是停止流動的。

歐俊宏雙眼茫然，腦袋一陣空洞，儘管手邊的無線電仍傳來騷動、斷斷續續的訊息，但他已被槍砲聲削弱的耳鼓，彷彿只能聽到一陣軟語：「我是怎麼跟你說的？我是怎麼跟你說的？我是怎麼……」

「團長…您說…希望是個好東西。」歐俊宏耗弱地對著無線電呢喃，突覺淚哽凝噎，他再也無法隱匿，在溝裡嚎哭了起來。

呂韋霆和射手一面朝著六十六號碉堡開砲開槍，一面大叫：「謝排！他們沒問題吧？」

距離急襲碉堡的青年軍反擊部隊已經出擊一刻鐘了，想

他們應是利用地形和六十六的掩護，曲折前進中。謝承翰和齊瑞林站在車外觀望碉堡的情況，謝承翰甚至燃起一根菸，「沒問題的啦！你忘了咱們今天怎麼了？」

「六、六、六、六大順啊！」齊瑞林哈哈大笑。

倏地間，兩人身後遠處的草叢炸出幾聲清響，數枚銅鐵挾著橙光迸竄而出，強急破空，無情、冰冷地自齊瑞林的胸前穿透而出！終結了齊瑞林的笑聲。謝承翰一驚，他看著齊瑞林的胸口噴出好幾道血柱，不，是一團血花，和齊瑞林臉上的，猶如盯著走馬燈，囊括所有能形容情緒的字眼，亦或是只能意會，無法言傳的那兩隻，漸漸失去焦距的褐色眼瞳。

「長鳥！長鳥！」謝承翰衝過去攙住齊瑞林。

子彈從齊瑞林膏肓處進入，直擊心臟，破體而出，齊瑞林蹣跚跌落，謝承翰根本扛不住這騾腳。

齊瑞林嘴裡冒著紛紅色的血泡，失去溫度的眼眸，若有似無地看著謝承翰愣怔的臉，「長鳥！長鳥！你撐住，我馬上叫醫務隊來！」謝承翰大聲地向齊瑞林喊話。

「長鳥？長鳥怎麼了？」呂韋霆自座艙內大喊。

「咕…排…六…六六…大嚕嚕…」含著血泡的齊瑞林根本讓人聽不懂他在說什麼。

「他馬的，你給我撐著，你不是要我跟你回老家蓋房子？長鳥！長鳥！喂！」謝承翰雙手揪著齊瑞林的衣領，很輕、很輕地。

「你的六十六你給自己我開回去！長鳥！」謝承翰撕裂了喉頭，椎心似地悲鳴。

但謝承翰萬萬想不到的是，即便他的戰一排不到一分鐘，就把藏匿在草叢的殘敵給抓出來，當場給齊瑞林報仇了，但屬於他的戰爭，就在他的駕駛手斷氣同時，即宣告結束了。

儘管古寧頭海岸一帶共軍數量更多，但面對青年軍二〇一師的提早防範仍然吃了許多苦頭，加上金東一帶的告捷，戰車團全面出動，向金西方向進行掃蕩，共軍殘部僅能以零星的反擊抵抗，青年軍嚴守防線，直到天明。

歐俊宏跌跌撞撞地走上前去，想找出團長折戟的地方。他的淚痕仍未乾涸，天剛剛破曉，淡青色的天空鑲嵌著幾枚殘星，雖不是很明顯，但已足夠歐俊宏找到他的禿頭上司。

團長的軍服上都是血漬和燒灼的彈孔，幸運的是頭顱完好無缺，歐俊宏雙膝跪地而坐，將團長的頭枕在自己大腿上，「團長，我們守住了，老共四處竄逃，不知逃到哪去了。」歐俊宏低頭俯瞰團長已了無生氣的臉龐，「團長，等等我載您回營部，歇會兒，來點溫啤酒。」

歐俊宏試圖將團長扛起，卻對團長的身子感到意外的輕，「定是您的血流多了，把體重都流光了，」歐俊宏忍不住哽咽，「口很渴吧？團長？」

好不容易將團長端坐在幾個時辰前，還能苦中作樂的團長座車的前座，整束了團長的衣襟和坐姿，他又隨地揀了塊破布，將團長腰間的銅環擦拭了一下，卻怎麼擦也擦不亮。

歐俊宏駕著團長的座車緩緩而行，晨風徐徐吹來，風乾了他眼角的水漬和心頭的孺慕之哀。他抬頭一看，原先白森森的景象已不復見，因黎明正要升起。

「團長，您看見了沒？太陽快要出來了，像不像您說的那好東西？」歐俊宏雙手握著方向盤，像是平常跟團長聊天般地自然。

儘管沒有回應，歐俊宏仍自顧自地跟團長抬槓。

「您的大盤帽放在哪裡？等等回營部要幫您戴上，不然太陽一射下來，太扎眼了，哈哈。」歐俊宏頓了一頓，「團長，您一定不知道，當年第一次看見您時，您額上的那叢稻穗，就跟您的頭頂一樣刺亮。嗯…那就像…就像我心目中的中華民國的樣子。」

歐俊宏猛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急踩煞車。

「團長，您的配槍呢？」歐俊宏瞥見團長的槍袋是空的，「槍不見要被辦的，我得給您找回來。」

車子猛一轉向，又馳回那個團長漏落了一生，去尋一剎那的夢的戰場。

團長沒有回答，像只是睡著了一樣，他的頭垂向右肩，遮住了衣領上那一簇染紅的梅花。